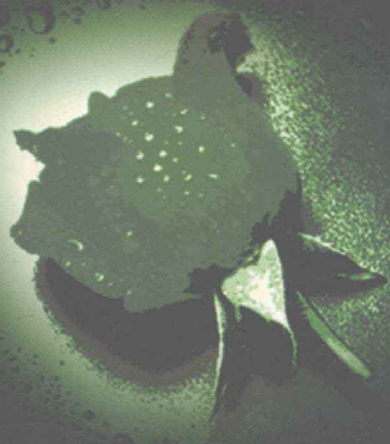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堂的玫瑰

人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不如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，人生如梦，岁月无情，
蓦然回首：得失穷富，都是过往烟云……



丁金香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的玫瑰/丁金香著.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4.7

ISBN 7-5059-4239-5

I.天…II.丁…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4098 号

书 名 天堂的玫瑰

作 者 丁金香

责任编辑 诗 雨

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
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大华山印刷厂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 100 千字

印 张 5

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 本

书 号 ISBN 7-5095-4239-5/I.3305

定 价 14.50 元



丁金香，女，出生于1974年3月15日。笔名：高寒，系江苏省金湖县人氏。奇妙的文字游戏激活了空白人生！现为《中国校园文化报》特约主编兼记者。

人生感言：不懈努力，激励人生每一分钟。我的人生旅途不出售回程车票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！

交友信条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，待人接物诚挚果断！

座右铭：自食其力，不作身外非份之想；安贫乐道，不作世间虚妄之求。

故事梗概

晓珂四岁半时险遭诱奸，幼小的心灵被蒙上灰尘，大病一场后就失去了往日天真无邪的欢笑，那一幕恶梦般追随着她成长。

十七岁时母亲弃世而去，定下一门亲事。因父亲阻止她自由恋爱，为了逃婚，晓珂只身勇闯大上海，结识了孤女影，两人朝夕相处，相互依恋，产生畸情。

初恋情人明辉，身患骨癌离她而去，在回乡探亲为父还债期间，邂逅警察柳叶青，酒后失贞，未婚生有一女。善良纯朴的晓珂独自徘徊于寂寞的情感走廊，凌云志和曾文静夫妇对她又是怎样的情结呢？随着戏剧性的故事情节，影卖淫吸毒，身染绝症而死。人伦道德的范畴，使晓珂身陷痛苦的沼泽……

人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不如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，人生如梦，岁月无情，蓦然回首：得失穷富，都是过往烟云……

珂珂是个粉妆玉琢的小可人儿。四岁半，圆脸蛋，双腮绯红，樱桃小口，一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看上去像画上的阿福娃娃，人见人爱。

“分果果，分果果，分到最后剩两个。一个大，一个小，一个大来一个小。大的留给小弟弟，小的留给我自己……”

红蝴蝶结，红裙子，红布鞋。稚嫩的歌声伴着珂珂在绿油油的田野间穿梭，像一只上下翻飞的红蝴蝶。蔚蓝的天空和金黄的太阳流露出温暖和喜悦，这愉快而又祥和的情景，构成一幅生动的图画，惹得路人纷纷驻足观望：春天真好啊！

“瞧！那是晓家的小丫头，欢实可爱着呢！”

“晓家真有福气，得来这么个宝贝蛋，像古装戏‘红楼梦’里的贾宝玉。”

“如果能认做干女儿，也不错呀！”

“这丫头，认干亲的到她家就差挤破门了。”

“晓家的媳妇热情好客，投缘的都认做干亲了。有下放的知青；有种田的农民；有精通中医的赤脚医生；城里头捧铁饭碗的工人；连走江湖算命打卦的不下有十几个吧。”

“不妨我也去碰碰运气，这丫头太招人喜欢了。”

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们只要看到珂珂准有说不完的话。

宁静幸福的生活中，总会有不合谐的音符流露出来。珂珂突然病了，发高烧说胡话，急得一家人团团转，十几个干妈凑在一起，科学的、不科学的方法都试过了，只不见孩子清醒。

上工哨子吹响时，妈妈们都走了，留下珂珂孤伶伶地躺在家

里。迷迷糊糊地她感到自己被人重重地推搡了一下，惊了一身汗后醒了：“妈妈……我想……喝水……”

周围寂静无声，阳光暖暖的从窗棂缝里泻进来。珂珂挣扎着爬下床，虚弱地踉跄着挪到门口，坐在门槛上。金黄色的茅草屋檐跟浅蓝的天空和苍翠的田野连成一片，有几处从屋顶冒出了一缕缕炊烟，在透明的、凝滞的大气中袅袅升起。整个自然界都为绝好的天气而喜悦。珂珂无心看风景，双手托腮，脸上挂着与年龄不符的惶惑。

那天，妈妈要她到村会计家去取处方笺。珂珂像只快乐的小鸟，一路上叽叽喳喳飞到会计家。会计家里只有大她十几岁的儿子在家写作业。

“大哥哥，我妈妈叫我来拿处方笺。”珂珂小手一伸，小脸粉嘟嘟的透着红晕，可爱极了。

大哥哥看着她心神一荡，跑到门外张望了一会，进来说：“珂珂，你给大哥哥抱抱，大哥哥就给你拿处方笺。”

珂珂天真地点点头：“大哥哥喜欢我，那就抱嘛！”

大哥哥抱起她喂了她一口，得寸进尺：“把裙子脱下来给大哥哥看看什么样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！”珂珂扭动身子，想挣脱他的怀抱，“我妈妈要我快点回家。”

“大哥哥也给你看看，我和你不一样，要不就不给你拿处方笺。”大哥哥粗鲁的掀起她的裙子。

珂珂的好奇心被拨动了：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大哥哥脱下裤子，硬挺的阳具骄傲的向她示威：“珂珂，好

玩吗？和你不一样吧？你给大哥哥弄一下，大哥哥就给你拿处方笺。”

“怎么弄？我要回家。”珂珂本能地挣扎。

“大哥哥要生气了，不过亲一下也可以。”大哥哥抱着她拿处方笺，“看看，亲一下就给你。”

珂珂看着处方笺：“好吧，就一下。”

大哥哥邪门的把珂珂放倒在凉床上，喘着粗气饿狼般压住了她，珂珂拼命地挣扎、尖叫。大哥哥惊慌失措地捂住她的嘴，胡乱地动作。混乱之下，怎么也摸不准方位。

珂珂在情急之中，使劲揪他的头发，最后一刹那，她咬住了他的手指，大哥哥痛得跳开，珂珂慌忙地逃下床，一个趔趄跌倒了。大哥哥瞪着充血的眼睛，突然醒悟自己闯了大祸，慌忙拿了处方笺塞进她的口袋，又哄又吓：“珂珂，大哥哥和你闹着玩呢，别害怕，你要是对别人说，天上响雷能把你劈死。”

珂珂惧怕到了极点，流着泪：“真的吗？我不说就是了。”然后一跛一跛地回家了。

妈妈因为流鼻血，又担心生病的珂珂，早早的请假回家。

“珂珂，你醒了。”妈妈欣喜万分地搂着女儿，“我的小乖乖，你把妈妈吓坏了，究竟怎么了？”

珂珂的眼中显出丝恐惧：“妈妈，天上响雷能劈死人吗？”

妈妈不知内情，一番话让珂珂更不敢说出真相：“是谁告诉你的？天上响雷劈死的是坏人，不过谁不听话听到雷声会害怕的，珂珂，你听话吗？”

珂珂流着泪偎在妈妈的怀里瑟索：“妈妈，珂珂好怕。珂珂

一定很乖，不惹妈妈生气。以后妈妈晚上上识字班，珂珂就一个人呆在家里，再也不闹着一起去了……”

“好女儿，别怕，妈妈吓唬你呢。一定饿坏了吧，妈妈给你做红糖水喝。”妈妈心疼地抱起珂珂。

那是一段在黑暗谷底徘徊的青涩岁月，珂珂幼小的心灵充满了灰尘。她把委屈和忧伤和着泪水嚼碎、咽下……从此，家里家外再也听不到她银铃般的笑声。

波波转学了，珂珂很悲哀。她们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因为闹了点别扭，波波走时，居然没有告诉她。班上许多同学都去送行，唯独珂珂蒙在鼓里，想起那些日子，珂珂就很难受，清秀的面颊写满忧郁。

下课了，操场上一片欢声笑语。教室里静悄悄的，珂珂闷闷地坐着。

那位“四眼”老师走过来，拿手指轻轻叩击桌面：“晓珂，出去活动活动，不要太沉闷了。”

珂珂的眼中游移着一抹慌乱：“我，我有点儿不舒服。”

“不舒服？要紧吗？”老师关切地问，“要不到医务室去看看吧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坐会儿就没事了，谢谢老师。”珂珂的心头掠过一阵暖意。

老师扶了扶镜框，一脸肃然地：“晓珂，你期中考试的成绩不太理想。下学期就要中考了，要抓紧啊！是不是心里有事，我能帮上忙吗？”

“老师，我……”，珂珂欲言又止，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，终于对老师坦诚地说出了胸中的郁闷，“我觉得心里好象被什么掏空了似的，好朋友走了，妈妈又病重住院，而我又……我知道，我这个年龄还不能辨别什么是爱。但是，我明白自己的感情……心里有什么话总想对一个人讲……我好难受，真的……”

珂珂仿佛一张滑了线的破唱片，一句话能反复说好几遍“……我好难受，没有谁能知道，没有谁能理解……老师啊，我真想离开这个冰冷的人世，我不想被人嘲笑。死，在某种意义上

来说，也许并不是一种结束……”

老师既吃惊又冷静，突然明白了自己教学上的误区：忽视了学生在花季年龄的心理健康，从而导致了学生表现出来的某种情感的倾向。于是，他婉转道：“晓珂，你的坦白，我很感动，你的这种感情，应该说是很美好的，我只能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我明白也能理解你的心情。在你这种年龄，感情是很脆弱的，也很容易混淆。因此，你的这种情感只能诠释成一种寻求依赖的思想。这种感情是不能靠描述来感悟的，时间长了，这种感情也就稀释成一种淡了的不知叫什么的东西，就好象在深水区游泳的人们，一些人游到漩涡边缘，惊慌失措，自甘堕落，而另一些人则在挣扎，泅游……晓珂，我希望这样的比喻能让你端正目前的情感位置。希望是无限的，你不要太悲观，你的身边有亲人、有同学、有老师，他们都会帮助你，关心你。”

班长走过来，打断了老师的话：“晓珂，你的信！”珂珂接过来，眼睛一亮，是波波的笔迹。

老师鼓励她：“回信吧，友情是珍贵的，我们都是你的朋友，都是你的听众，都在盼望你能快乐起来！”

珂珂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：“老师，我想我会好起来的。”

上课铃响了，老师的心情并不轻松。“为人师者，当以学生健康成长教育为己任，而不是泛泛地追求所谓的升学率，思想教育以及心理素质教育也是松懈不得的！”

榆树下的凉床上，晓珂细致的给妈妈按摩。爸爸睡在躺椅上悠闲地吸着烟，“珂珂，可以讲故事了。”
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大山脚下住了一对老夫妻，她们没有儿女……”夏虫唧唧，和着晓珂娓娓动听的故事情节一起进入高潮。妈妈意犹未尽，“珂珂，你再给妈妈讲一个故事。”

晓珂撒起娇来：“妈——可是说好了的，每晚只讲一个嘛！我肚子里哪有多少故事啊，几年来都掏空了，有时候瞎编着说。

“是啊，故事听多了，我也差不多能讲几个给别人听了，故事里面学问大了，我多多少少也学了些做人处事的道理。”妈妈忽然话锋一转，“珂珂，该找婆家了。”

晓珂一愣：“妈妈——！我才十七岁，初中刚毕业，还想上大学呢！”

“是啊，年龄还小嘛！”爸爸也附和着晓珂。

妈妈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们爷儿俩哪晓得我的心思，我的身体越来越艰难，白天有个瞎子给我算命，说我做不了奶奶。明年的日头我怕是见不着了，三十六岁对我来说是个难过的坎，能熬过去算我走运。自己女儿我就不能做回主吗？给她定门亲事，我就是死也能瞑目了。”

晓珂不吱声，心里酸溜溜的。爸爸的话更令她失望：“你看上哪家的，咱们拼凑拼凑，如果条件差不多就定吧，好歹不能委屈了珂珂，她可是定量户口。”

“我寻思着海家的二小子今年十九，论长相年龄与珂珂倒也般配。虽说是农村户口，但一工一农不也很好吗？至少吃用都不用烦神，听说人很机灵。”妈妈似乎早就有心留意。

爸爸想了会儿：“海家的女人不是省油的灯，只怕将来珂珂受气，她从小性格懦弱，这可不能马虎。”

妈妈有些上火，没好声气了：“我乱点鸳鸯谱？！还不是为你好，本乡本土的，我不了解就下决心了吗？我生病十几年拼死拼活把你拉扯大，我容易吗？现在翅膀硬了，能飞了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家里为给我治病空了一屁股债，拿什么给你去上学？”

晓珂咬着唇，回想起自己寄人篱下的生活，个中甘苦又有几人能识得滋味？四岁半时几乎被人夺走童贞，忍辱含屈艰难的度过十多年，原以为努力学习可以离开伤心地，却不料……她多么渴望自己仍然是四岁以前无忧无虑的自己。那时候爸爸妈妈把她当宝贝似的疼爱着，可不知为什么当她获悉自己的身世后，一切变得灰暗失色，她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悄悄滑落。

“哭什么哭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个小没良心的。”妈妈开始生气。

“我委屈，我当然要哭，反正我不是你们亲生的，我只是个附属品，是个工具而已。”

晓珂爆发出憋屈的心声，音调有些歇斯底里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不是你们亲生的。”

“你，你说什么？”妈妈惊愕的说不出话来，好长时间才挤出一句话：“那你走吧，怎么来就怎么走，算我前世欠你的……”

“珂珂，你胡说什么，把你妈气成什么样了，快跪下认错。”爸爸也惊呆了。

晓珂心灰意冷：“我算什么，在哪里我都是多余的，我不是你们亲生的，你们当然不会在乎我！走就走！”

晓珂的话令他们肝肠寸断：十几年的养育之恩就这么轻易地无情地被她否决了。爸爸拥着颤抖的妈妈：“别生气，混帐东西”。

尽说混帐话！珂珂你快跪下向你妈认错！”

晓珂只觉得天昏地眩，四肢发冷，她跪下了又倒下了。那一刻潜意识里她感觉灵魂出窍升向了天空，然后又掉下了万丈深渊，轻盈而又绝望地下坠、下坠……

天黑下来了，晓珂坐在窗前忧郁。自从定亲事件之后，妈妈变得郁郁寡欢，病情又加重了。

妈妈——，原谅珂珂！晓珂在心里一次次地向妈妈道歉。她非常的渴望与妈妈相依相偎，可妈妈的严厉令她却步，她不敢有太多的奢望。每次看到别人母女亲昵的行为，晓珂就想哭：她爱妈妈！时常回味小时候妈妈温暖的怀抱，那里是幸福的港湾，那份深深的眷恋之情令她沉醉不已……

妈妈翻了个身：“珂珂，你爸爸还没有回来吗？”询问声中有些许失望，又夹杂着痛楚的呻吟。

“还没有，妈妈我再给你按摩按摩。”珂珂揉捏着妈妈肿胀得很干燥的肌肤，心底涩涩的，“妈妈我真想代你痛，为什么生病的不是我呢？”

灯光惨淡，妈妈的面容愈显苍白：“珂珂你是妈妈的心头肉，只苦了你不能去上学，小小年纪就得侍候我这个病秧子……我死后，你要照顾好爸爸和自己。唉，真不放心呐。”

珂珂泣不成声：“妈妈，你不会死的，珂珂对不起你！以后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……珂珂要挣钱给你治病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……妈妈你原谅珂珂吧……”

妈妈幽幽地吐了口气：“傻丫头，以后再也没有人对你唠叨了，你是妈妈的女儿，妈妈怎么会和女儿计较呢？”

“妈妈……”，珂珂泪如泉涌，凄凄哀哀，“妈妈，珂珂对不起你。”

妈妈怜爱地抚摸着她的头发，眼眸中闪烁着些许晶亮：“珂珂，你是妈妈的好女儿……”

珂珂偎在妈妈的怀抱里，感受着温暖的心跳，沉沉睡去。一帧黑色的像片挂进了珂珂的心灵深处。从此，她的梦总是湿漉漉的。

晓珂看到勤儿时，勤儿已有了七个多月的身孕，晓珂的心一阵痉挛：“勤儿，你真的准备结婚了，你才十七岁啊！”

“那也没办法，谁叫我命不好。珂珂，我们可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，人家都是给咱死去的妈祭奠过的。你呀不定明年也得结婚，在家招女婿，结婚就是早，海子可比你大两岁呢，你家不急，他家可急着呢。”勤儿抚摸着隆起的肚子，一副认命的口气。

珂珂想起老实的海子那个傻劲：两个人逛街时，只要珂珂对某件物品多看了一眼，要不了两天，海子准会买来讨她欢心。在心里她并不讨厌他，但是珂珂不能容忍他妈妈的出格行为。想到这她心有不甘：“勤儿，我不会认命的，虽然海子对我很好……可我还想去上学！”

勤儿嗤之以鼻：“你又做梦了不是？在农村婚姻由不得你自由，即使你是城市户口，想上学没有钱又有什么用？海子家决不会拿钱供你，他妈妈精明得很，怕你悔亲，已经给你爸下了迷魂药，村里人谁不知道，公开地想套住你……珂珂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当我没说……”

晓珂的眼睛涌起一层泪雾：“勤儿，你别说了。我清楚地很，对于将来，我不敢想象，甚至感到绝望，怎么会这样？”

勤儿的脸上忽然挂上几分慰藉：“小家伙在踢我呢！珂珂，你也别胡

思乱想了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有些事情也只有顺其自然，命中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。”

“勤儿，你倒能想得开，变得没有思想，没有灵魂，更没有朝气，你以前的梦想都不要实现了吗？”晓珂感到不可思议，又很痛心，“我们难道真的任由命运摆布捉弄吗？我们的生存仅仅是为了延续香火吗？没有灵性的生活，生命还有意义吗？”

勤儿一阵沉默，既而坦然：“珂珂，在学校时，我没有脑筋学习，哪有你功课好，可是好又有什么用呢？结局还不是一样？我哪里是认命，我是作践自己……冬冬经不住乡人的挑唆，强行玷污了我……原计划逃婚，却因为有了身孕，又没钱，还是一个姑娘家，能上哪儿去谋生啊……现在我也麻木了，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，把他培养成人，我也算报了养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。珂珂，你也想开些，谁让我们都是弃儿呢？收养我们无非是为了传宗接代……”

晓珂无言：勤儿比她幸运得多，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很宠爱她。当初因为家境贫寒把她抛弃在讨饭的路上，以求一命苟活。而晓珂的亲生父母却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作祟，对襁褓中的她不闻不问，以至于手脚冻坏、溃烂，臭不可闻，最后无情地将她抛弃。晓珂得知真象又看到自己手脚上的创疤，对于亲生父母只有无尽的仇恨……

勤儿和冬冬草草办理了婚事，婚后一个多月顺利地产下男婴。勤儿的父亲喜极而泣：“我家有后了，我家有后了……勤儿的妈！你在天有灵，勤儿生了个带把儿的，往后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断子绝孙了，老天有眼呐……”

勤儿看到晓珂，脸上洋溢着做母亲的幸福与骄傲：“宝宝，珂珂阿姨来看你啦，瞧你个丑模样！”

房间里飘着乳香，小家伙睡得正甜。脸蛋红扑扑地，模样儿极惹人喜爱：“哦——小可爱，睡懒觉。勤儿，你的身体还结实吧？一定要加强营养，千万别委屈自己。”

勤儿的眼睛闪烁着晶莹的液体：“我身体还好，只是我和冬冬太年轻，父亲又什么也不懂。宝宝前两天受了脐风，都化脓了，把我们夫妻唬得直哭。幸亏陪了个笑脸请邻居张妈帮忙，现在已经好了。张妈不计前嫌常来照顾我们母子，以后还真得好好报答她。‘远亲不如近邻’还真是有道理。”

“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象根草。我们都是没妈的孩子，否则哪能受这般苦？”珂珂自怨自艾。

“珂珂，你将来不用烦神，毕竟海子有父母疼着，能不心疼你这媳妇吗？海子是农村户口，能到你家招女婿，也是他的福份。珂珂，你在县城工作，他家人怕着呢，听说你爸爸将给海子安排工作，好让你们多接触，培养感情……”勤儿煞有介事似的，完全是个小大人。

珂珂愁肠百结：“勤儿，看到现在的你，想到自己的将来，我就害怕。我怎能甘心整日的油盐柴米，相夫教子？我有思想而我存在，如果丧失信念与奋斗目标，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勤儿，

.12.

我是不是太不现实了，总觉着自己应该有另一种生活方式，我很苦恼，甚至不敢想象，明天我何以面对？”

“珂珂，别犯傻了，人言可畏。如果你远走高飞，乡里人会骂你忘恩负义，甚至什么恶毒的话都能说出来。有一段时间我也经历过，在乡下，管闲事的大有人在。一个个有嘴能说人，无嘴量自身。”勤儿无不担心，婴儿的啼哭打断了她们的闲聊，“小孩子有一百二十天的美觉，现在啼哭准是湿了尿布，要不就是肚子饿了。冬冬——，快来帮忙啊！”

冬冬忙不迭地捧了一叠干尿布进来：“哟！珂珂在呐，看我手忙脚乱的，让你见笑了。勤儿，别慌！快躺下，我来吧！”

珂珂起身告辞，夕阳在西天渲染出苍凉的气氛，珂珂的心一时迷失了方向。